

# 石上春秋

SHISHANG CHUNQIU Taihe Gubieun

## 泰和古碑存

蕭用桁 编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全国百佳出版社

南朝二祖刑辟春王王南  
工部水司主事奉  
河通閩水制勅房中書從弟  
寧國縣令福是福州府惠安縣學事姪  
君祖歸定先期持其女弟大郎進士光齊劉翰學  
祖字子賓號城洲世居蜀江松公徙今西龍潭山  
之父弗安墨生先生以其相挺特又謹厚端愿心良器  
之父杜齒娶以寢荒不復堅初志棄而服膺建業指教  
初有勞分也敢遠涉憚耶于是頃革之志頗負胷中未幾墨生先生  
之父文幸蕭稱人在堂猶以色養為孝年嘗寓楚時  
蕭用桁編著《泰和古碑存》一書，收錄了泰和縣境內的古碑文，內容包括了宋、元、明、清各朝代的碑刻，反映了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等方面的信息。書中碑文均為繁體中文，並附有碑文的釋文和說明文字。書中碑文均為繁體中文，並附有碑文的釋文和說明文字。

# 石上春秋

泰和古碑存

萧用桁 编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石上春秋:泰和古碑存 / 萧用桁编著.—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11

ISBN 978-7-210-06152-6

I . ①石… II . ①萧… III . ①碑刻—汇编—泰和县

IV. ①K87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25947 号

**石上春秋:泰和古碑存**

萧用桁 编著

责任编辑:蒲浩

封面设计:同异文化传媒

出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行:各地新华书店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邮编:330006)

编辑部电话:0791-86899010

发行部电话:0791-86898893

E-mail:taxue888@foxmail.com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9 毫米×1194 毫米 1/16

印张:55.5

字数:1200 千

ISBN 978-7-210-06152-6

赣版权登字—01—2013—379

定价:128.00 元

承印: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黄庭坚书《御制戒石铭》



陆游书《诗境》

太虛觀淨聖堂二長

明燈田碑記

予歸因後始建淨聖  
堂重建太虛堂次第  
設立先觀典當俱為  
置長明燈予每之倡故  
白馬庵係自十金至一錢  
二種皆可為燈田貲經  
之齋多一鄉得若干堂  
香因若干而觀之更覺  
曰高奇矣又置一燈當  
之中菴曰普照此堂一  
燈宛若日月燭於於二  
刻間燈之蒙詳云我向  
予庵碑雖然未盡也

日夕燃三佛塔如毫易  
以明入地半以表夷昧  
也燈也志即以入地夷  
而不夷者也孟子曰日  
同有以客光心照耀  
也者即光不宣愛如

豐屋覆玉階所必興

志在西山大陽在老

曰常以坐佛曰慧炬其

燈之燭乎雖然有燭世

因禱之之燭其以得美

其照示於枝燭也者又

燭之傳火也既予燭室

必首因必近火而燭

可謂早於燭也能典

堂而後能德可耕因祖

必令屬靈些安而後

崇而後能德可耕因祖

三氏不溷則墨人劉文

矣典有尚焉燭因

具載碑以垂永福

大明萬曆四十四年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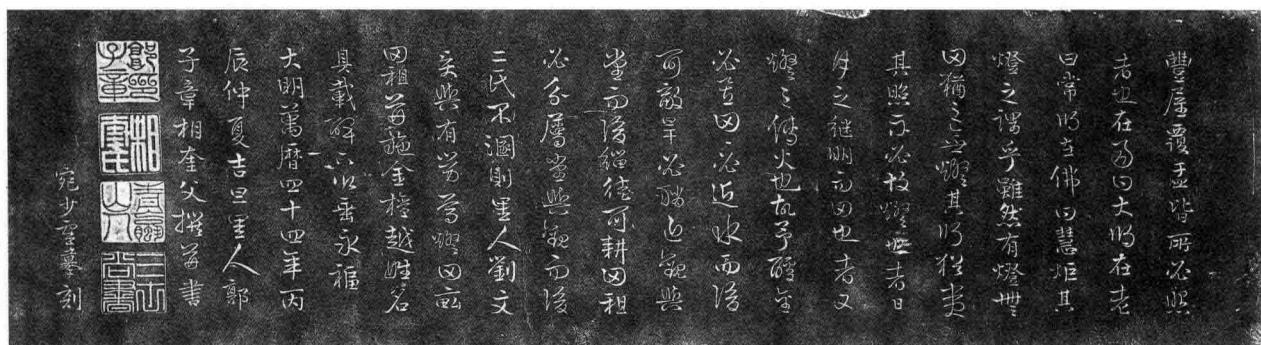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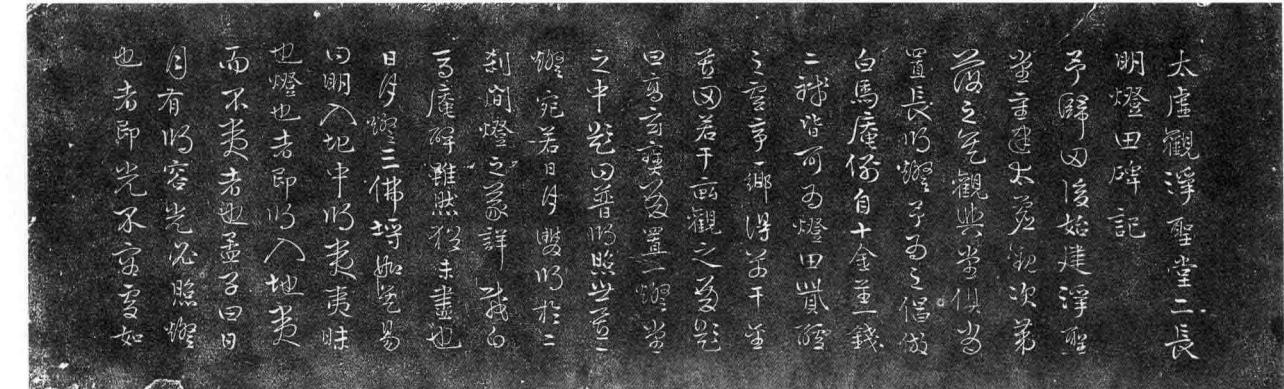
辰仲夏吉旦主人郭

子章相奎父撰并書

印鑑

寃少雲篆刻

郭子章撰并书《太虚观净圣堂二长明灯田碑记》





杨士奇撰并书《西昌陈氏族谱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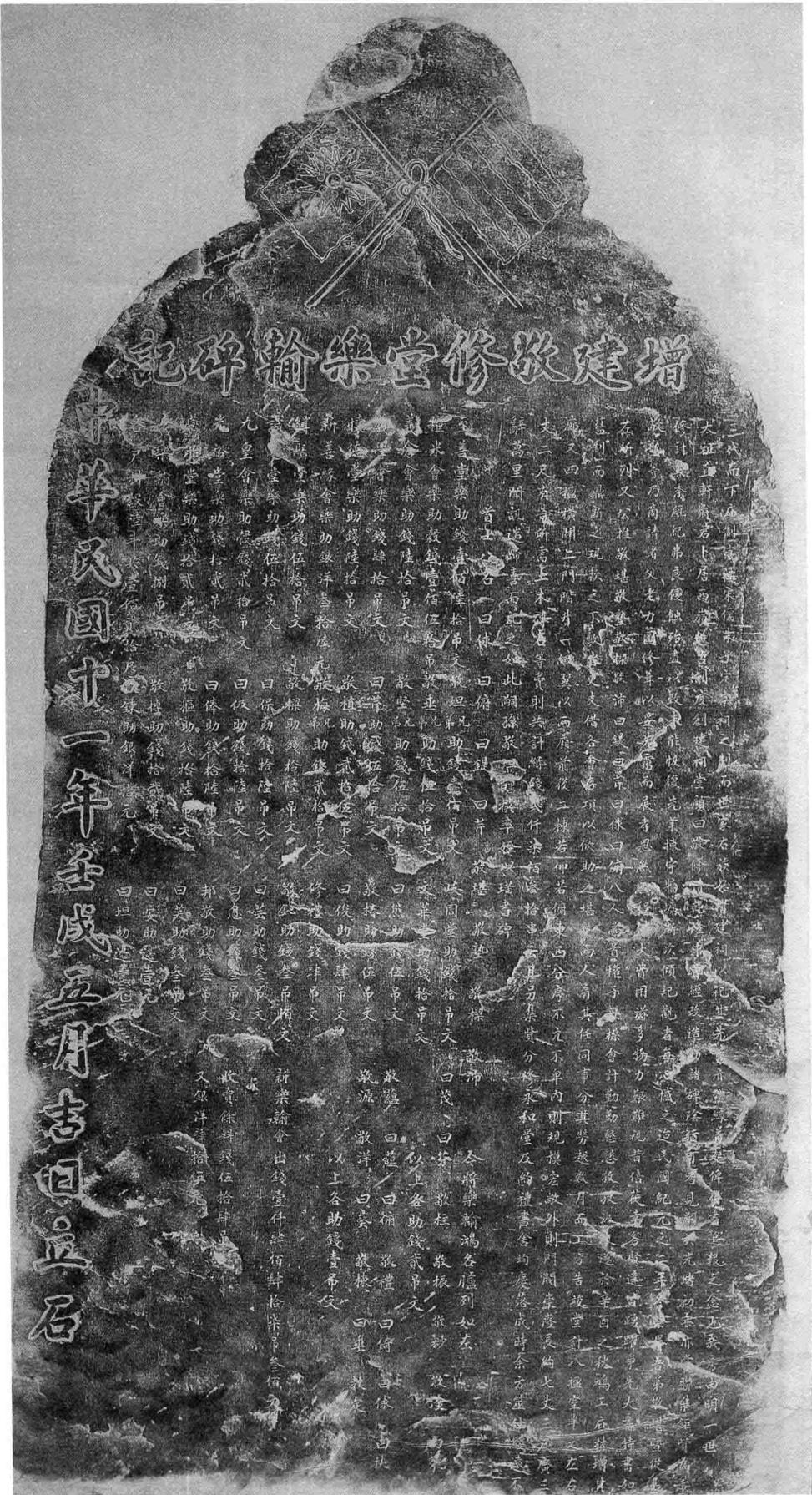
杨士奇墓御祭文碑



重修灵星门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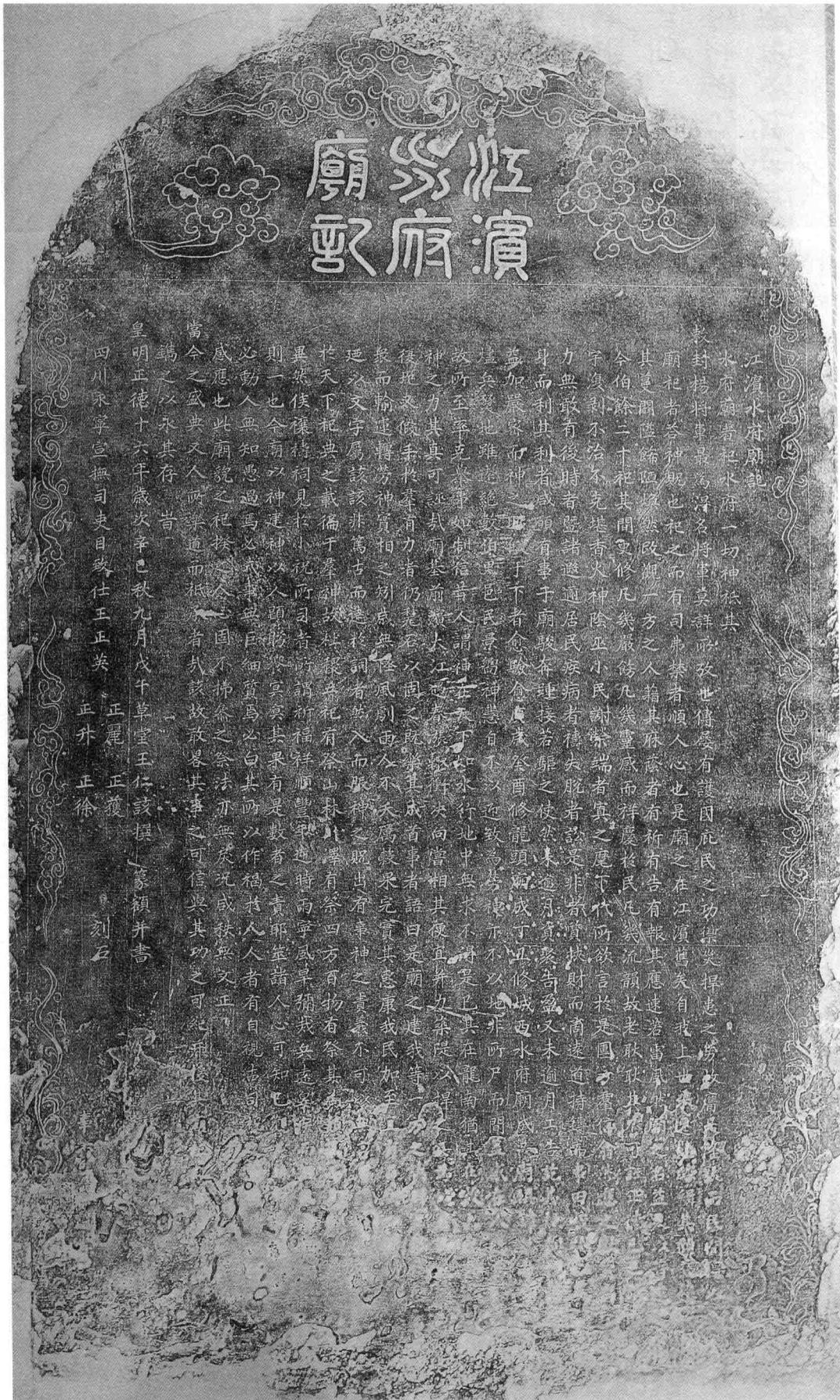
青天县主李大老爷审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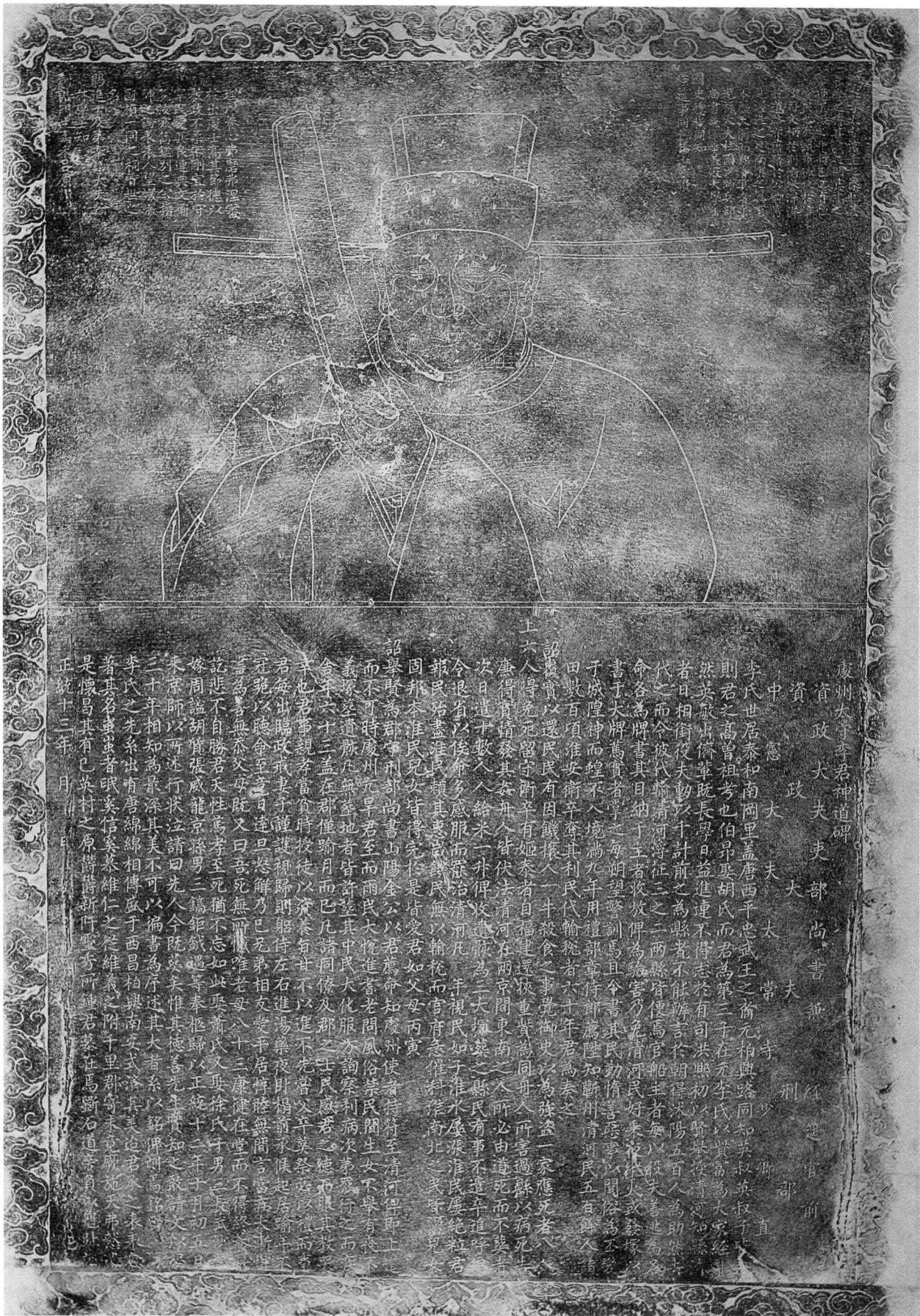
增建敬修堂乐输碑记



明故蜀江康竹隐墓志铭



江濱水府廟記



处州太守李君神道碑

## 凡 例

一、本书共收录大小古碑刻 215 块,拓片 239 张(少数阴阳两面均有镌刻,或有墓志盖,或一个主题由多块小碑组成),已将泰和县境内已发现的古碑刻全部录入。

二、为利于读者了解原碑和对照阅读及研究,本书刊载了拓片照片,每块碑刻的碑文前都叙述了它的刊刻时代、存放地点、质地、形状、拓片尺寸、纹饰、书体、字数、保存现状及撰人、篆人、书人等。

三、为了满足不同文化层次和不同使用目的人群的需求,本书碑文采用横排断句标点和按原碑刻竖排两种编排并用的方式刊印,横排采用简体、通用字。

四、所录入的文字,竖排全部按碑刻照录,不随意改变字体。如有的碑刻书写不规范,“于”字有三种写法:“于”、“於”、“於”,“为”字写成“爲”和“為”,“一伯”写成“一伯”,还有“處”、“處”、“處”,“歲”、“歲”,“葬”、“葬”等,同时出现及繁简并用等情况,本书都忠实原碑。

五、竖排碑文均按原碑编排,不随意调整文字位置。

六、对于文字少、内容简单的墓碑等,则碑文只按原碑竖排,省略横排。

七、本书所收录碑刻原则上皆按年代先后编排,但是考虑与地方文化、社会、生活的紧密联系,如果在同一村落、同一寺庙、同一宗祠有不同时代的碑刻共存,本书则采取同地辑录的方法,以见其中的前后联系和传承关系。

八、同一块碑如阴阳两面均有镌刻内容的,尽管刊刻时间不同,本书也采取同碑辑录的方法。

九、有些碑刻由于年代久远,遭受到人为或自然的破坏,致使残损和文字缺漏,但能找到谱牒等资料对照补录的,则将缺失文字抄录并在下面划上“——”线,以示区别。

十、对碑刻上模糊不清难以辨认的字不妄加猜测,而用“□”表示。

十一、因碑刻字迹模糊不清难以确定具体刊刻日期,致使无法排序的,则放在该时代的后面。

十二、有些字疑是别字或通假字,为便于读者阅读,则在横向编排的原字后加上“【】”,并在里面写上正确的字,如“县椽【掾】”、“蚤【早】卒”、“书册【丹】”等。

十三、少数几块碑刻为民国初期的,但其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价值较高,因此也一并录入。

十四、以后如有新的发现再收集、拓片、整理。

# 食人间烟火 做专门之学

(代序)

2007年底,用桁馆长编写的《泰和历史名人》一书出版,我曾以《这片土地上到处有黄金》一文代序,将近六千字,述说了我对吉泰盆地历史文化的一些理解。其中有一段话与现在这本《石上春秋》有着关联:“他会为访查泰和现存碑刻而费尽心思,他会一遇疑难就专程来南昌讨教和商榷,他会自己摸索着漶漫不清的碑刻文字,然后一一注释说明。因为先做了这些基础性的工作,所以在这本《泰和历史名人》中,近年新发现的碑文资料成为最有分量的部分,而且因为和某村某姓的百姓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意义非同寻常。”

六年后的今天,《石上春秋》完整地展现在世人眼前,基本格式有三种:一是碑刻实物(或拓片)的照片,一是竖排版原文,一是横排标点版全文,另外还有每块碑石的基本介绍放在前面,可谓“尊古人之原意,利今人之阅读”。只要是行内人,不会不知道这样的技术处理有多么的磨人,多么需要持久的韧性和内心的定力。读者不能不感受到它所承载的厚重文化,它所体现的专门之学,它所凝结的心血劳累。人们不能不对用桁馆长由衷地赞美一句:你为展示和弘扬吉泰盆地的文化遗产和传统文明,做了一件大好事!

近二十年来,我自己的研究重心和治学兴趣越来越向传统乡土社会生活倾斜,每年往往有几个月在乡下考察。只要走进乡村——这个数十年前还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生长、生存、生活的基本空间——总是想方设法看家谱,寻寻觅觅读碑刻。由此而知,当我手捧这本泰和碑刻合集时,会是怎样的一阵狂喜!而且据我所知,在江西,一个县域范围内的碑刻搜集得这样多,文本校对得这样精细(尽管不是说已无错讹和不当之处),编著过程中这样勤谨和充满敬畏之心,还是第一次见到。因此不仅在江西文博界树立了一个样式,而且对江西的史学研究也是一大贡献,而且我敢负责任地讲一句:这本《石上春秋》就是面对国际学术界,也是拿得出手的。以下,我想简单谈谈我对这本碑刻集的一些理解,或可证明以上的赞语并非空穴来风。

细看目录,可知收录的215块碑刻中,数量最多的是与泰和先人们下葬时一起产生的石刻文献,一部分在地表,如神道碑、墓表、祭碑等,其他大部分随着灵柩长期埋入地下,只是后来因为某种原因才重见天日,如墓志铭、圹志、寿藏志以及地券、坟券等。一般来说,如果事涉历史上的著名人物,这些石刻文字有可能在传世的某部文集中找到底本,但是还可能有文字上的差异;如果墓主是一般的殷实人家平头百姓,那么这些随葬的碑石有可能就是其传世的唯一文字了,这对地方人物及其家族的研究无疑是一种资料填空,弥足珍贵。数量居第二位的,是一批捐款碑和乐输碑,以及修祠、修门、修楼、修桥的“记”,记述了不同地方出资做事的起因和操作过程,加上往往被人忽略不录的“碑阴”姓名,一地一族一姓的所作所为,就有根有据地浮现出来。排第三位的,是吉泰人民历来崇尚并津津乐道的朝廷诰封和御敕碑等,人们只要多读村村皆有的新谱旧谱,对此就会有深刻印象,所以有一批石刻的圣旨、御制碑存世,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当我读到英宗正统十二年“三朝制敕之碑”的二十通诰封文字时,还是感到震撼和庆幸:当时写成于朝堂,

完全符合国家典制的文字竟是这样的俭省和精致,完全可以成为今人阅读和辨识后修谱牒中“诰封”真假的“标准器”!如果还要继续列举文体罕见的碑刻,我就会推介由一批名宦撰写又全文刻录的《泰和南岗李氏族谱序》,以及当年被发现后引起农史界轰动的《秧马歌》残文,前者是因为谱序刻石在江西很少见到,后者是因为宋代士人的文风和放达于此可见一斑,更不要说一架“秧马”引发了后人多少误解,其中又蕴藏了多少古人的劳动智慧。

我还想特别提到的,是《石上春秋》收录了一批庙宇中的碑刻,这是今人在考察吉泰盆地时,往往不入法眼不予重视的一类重要社会生活内容。其中,可以纳入“庙堂”系统的,《泰和县重建文庙记》堪称典型,可知过去读书人是要定期祭拜孔子等先圣的。《重修古下马庙碑记》讲的是村庙故事,《菖蒲田康永镇阁记》说了一个重要的水口庙,“名著乡里,与大瑞‘三元阁’、金滩‘金盘阁’并峙鼎足而三,俱载邑乘。历宋、元、明、清四朝,千百年屡仆屡继,颇不乏人”。正德年间的《江滨水府庙记》,描述了信众踊跃捐钱修庙的热情和动机,很是实在:“团方群信翕然应之,解囊出力,无敢有后时者。暨诸遐迩居民疾病者、祷失脱者、讼是非者,质挟财而商远道,持镈而事田畴,及身其身而利其利者,咸愿有事于庙,骏奔踵接,若驱之使然。”那个还没有出现近代科学知识之前的历史阶段中,人们的生活渴求、现实困难和祈求庇护的精神需要皆跃然纸上,生动直白。此中还可看到水槎乡浪川村三仙古寺中的十几块碑刻,真是十分的难得。至今我还记得2011年正月与科大卫教授等一行人初进庙门时的震撼:庙宇不算宏敞,香火也远不如闽广神庙的旺盛,但庙貌俨然,不失古朴庄重,神像牌匾古色古香,墙壁上镶嵌的十余块旧碑基本完好,字迹可辨。水槎乡毗邻兴国县,乡民皆讲“客家话”。今人所谓的“客家”地区,未必村村有宗祠,但神庙多见则是事实,只是遭受近代以来的多次人为冲击和风雨摧残,此类遗存越来越少,江西对此类资料作系统收集和深入研究者更是少而又少,所以真是要特别感谢用桁馆长收录了这批从嘉庆二十四年(1819)到民国元年(1912)持续未断的碑文内容,把一个村庙中连绵不断的祭祀活动再现于今人眼前,所谓“吾坊福主天君者”,所谓“巍然主镇于斯坛者有若康、赵公,其聪明正直,都人士咸钦而奉之,非曰保障,即曰福泽普施”,所谓“庙祀康天君、赵天君、圣公灵王暨合庙文武尊神。庇佑民物,声灵丕显,甚赫濯焉”,等等。这些资料的面世,无疑可补江西“客家”地区传统生活资料的空缺,甚至推动水槎乡三仙寺本身成为一个重点研究的对象——我在去年就接到用桁馆长再次去考察三仙寺游神活动的录像和照片——诚为双重的好事,更值得鼓励和推介。

也许,我们还不妨往深处问一句:用桁馆长他们如何可以发现和辑录这么多的旧碑实物呢?窃以为至少有一个时代机遇成全了他们,那就是前几年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第三次文物普查,因为我也有幸介入了某些环节的工作,所以有所留意和体会。如果人们把此次普查和以前的普查内容和范围加以对照,就不难发现最大的不同和扩延,就是把散布在乡村中的民间建筑和生活场景纳入了普查和登录的内容,在江西,集中表现为祠堂、民宅、神庙,以及养育一方百姓的街市、古井,长期便民的旧桥甚至人民公社时期的渡槽,等等。在这些地方,恰恰是古人树碑最多之处,普查时只要稍加留意,自然应该进入文博工作者的视野并逐渐引发其思考。见多了却又不甚了解,就势必促使他们从以往只关心馆墙内那些文物的惯性中走出来,去向乡民们讨教,不断询问为什么田头地尾的这些东西如此重要,老百姓会一代一代看护它们,生生不息地营造它们。这个过程,就是文博工作者主动走出库房,去食人间烟火,了解传统社会民众生活的丰富内涵及其规则的过程,一句话,从只关心“物”到逐渐关心“人”,理解“人”。而也只有这样,文博工作者才真正可以在一片土地上找准自己的“为”和“位”,才不会一味地怨天尤人,顾影自怜。一个泰和县,现在查明的文物点近500处,江西全省新发现文物点3万多处,在全国居第六位。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数量和活动空间啊!也可能是留给这代人的一项空前绝后的世纪工程,它还为各地相继展开的“历史文化名村名镇”评选、“中国传统村落”评选、“非物质文化遗产”评选等工作奠定了扎实基础,真是居功至伟!完全有理由相信,用桁馆长现在只是作了一个示范,各地应该还有一批文博同仁相继跟进,更何况对于比用桁馆长年

轻的那批朋友来说,他们的专业背景也许更宽阔,他们欲求突破的冲动可能更强烈,加之现在文博工作的大环境和资源条件明显好于以前,哪怕江西每个县市有一个这样的后来者,那不也是很有战斗力很有希望的一支队伍吗?!

不知道我的解读对不对,但我真心期盼江西各县市的《石上春秋》相继问世。至于践行者的感受和体会,就请大家细读用桁馆长写的《古碑乾坤大——泰和古碑刻征集、整理、编辑感想》吧。

梁洪生

2013年11月4日

定稿于江西师大区域社会研究资料中心